



人部五

德讓

智性命

友悌

交

德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 又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尚書曰惟德動天無

遠不届 又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

照百官 又曰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又曰

夫德儉而有度 又曰楚子問鼎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 又曰德以柔中國 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孝經曰

先王有至德要道 又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論語曰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又曰德行顏淵閔子騫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 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文子曰川廣者魚

大地廣者德厚 鹽鐵論曰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 又曰以道德為

肯以仁義為劔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

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飢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勞惑果徙三舍祀星篇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漢雜事曰太史言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詔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曰有陳太丘父子二人俱共會社東觀漢記曰張堪為馬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堪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其所規暮以聖人為度海內先賢傳曰黃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淳履行高厲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問不已載路厥聲又德剛贊曰温温德剛寔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踈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庶貴實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序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三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

天為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天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髀雍容粹歲駟馬高車優遊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鈞陽雍雙壁理歸玄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吝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上足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問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息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二徑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菓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三春抹醴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或處並以全身為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眾君子可謂得之矣

讓

尚書曰舜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尚暨臯陶周官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禮記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

以明禮 又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
民猶犯貴朝庭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忠 又曰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
而後已則民作讓 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 左
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若
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 又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晉
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
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
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論語
曰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
爭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
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
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田具產業周書曰湯放桀於臺
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

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三千諸侯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
子之位 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為天子而退為疋夫 列子
曰昔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
終忘其國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山海經曰君子
國民衣冠帶劔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史記曰太伯
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又曰
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寡人不
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事具帝 又曰魯連既
說秦軍秦軍為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乃置
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連歎曰所責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
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而去終身不
復見事具隱 又曰董偃與館陶王家兒博戲殿下主伏檻觀之偃負財餽
人勝則有讓王益奇之 又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

卒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又曰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之事具隱漢書曰金日磾在武帝左右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又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為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怪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又曰韋賢薨子玄成富為嗣玄成心知其非賢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意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部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有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避世

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 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又曰上封朱祐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脩道不顯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 又曰鄧騭永初元年封騭等以定策增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閉關上疏自陳 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宏楊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 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其盜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 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伴狂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魏武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魏武帝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方清淨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峻代肅峻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又曰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又曰郗愔字方回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讓用愔愔以資輕而年少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 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校普後自敬而親重之乃告人曰吾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也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常謹之如此當乞食無處君笑應毋曰但願老母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水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

終不受乃流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爲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倍乃價與之 符子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碑** 梁陸雲太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脩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貽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刊勒太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蒼洲遁迹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罇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捨玉輿之貴承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吾啓金車晉遷紫蓋寔号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論** 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也夫人情莫

不肖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不與賢能
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
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父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
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故曰蕩蕩乎堯之爲
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治不見堯所以治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
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
官小人不爭於野則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治興矣已抑其成復
何所與故可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 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
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爲託
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
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旣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
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
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太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
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
周之王業顯於夏父受命於昌太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
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
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
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
也

智

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易曰智周萬物道濟天
下 論語曰智者樂水又曰智者動 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 又曰
若臧武仲之智 又曰智者不惑 禮記曰舜其大智歟 禮記曰帝 周書曰
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 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
商君書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優
又曰大智閑閑小智閒閒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嘿而當亦智也 又
曰是是非非謂之智 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爲秦相

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
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又曰裨謀出郊而智 又曰文公種米曾子
枷羊猶為智也 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冀
符子曰堯舜之智桀紂以為不智堯舜以為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
之非堯舜乎 史記曰樗里子名疾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又曰陳
平智有餘而難獨任 漢書曰劉德少脩黃老術有智略武帝謂之千里
駒 諸葛亮集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
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婚嫁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魏略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曰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張
仲之智為勝恪也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略 華陽
國志曰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噫方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為之謠
曰任文公智無雙 **賦** 楚荀况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
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外勝敵者邪法禹舜
而能弁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
姓從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
智

性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毛詩曰文王受命
有此武功 又曰文王受命以作周 尚書曰無墜天之降寶命 又曰
用集大命於厥躬 又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春秋曰劉子曰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禮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教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又
曰五十而知天命 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 楚
辭曰哀時命者屈原之所作也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
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史記曰孟嘗君五月
五日生其父靜郭君曰五月子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
受命於戶 漢書曰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豈非命也
賦 晉仲

事具軍器
部劍篇

范曄後漢書曰藝可學而行天爵高懸得之者命也

賦 晉仲

長敖覈性賦曰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裸虫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揔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肆僮豎唯盜唯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蠶厲未知勝負便相凌蔑正路莫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槩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齟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納衆惡距群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嶮易俄頃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不亦晚

論 晉李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

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張良謂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夫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興於殷周百里子房用於秦漢英道之將廢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

晉袁隗才性論曰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方之性也曲者中鉤者繩輪橈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實才名其用明矣

宋何承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旣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

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
醜百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則
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
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
乾坤以易簡示物愍愍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爲衆生者取
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田漁候豺獾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麇
郊庶人不數畧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
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
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
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
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至於褐冠麤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蕭遠論其本而
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
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有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
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
不變鬼神莫可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
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乃伍真浮屍於江流三閭沉
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
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
瓛歟弟璉並一時之秀士山嶽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
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殞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
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
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矣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
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虞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驚猛致人爵見張桓
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然 君子居正體道樂

天知命其無可奈何識其由不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戚不克詘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又乎

友悌

爾雅曰善兄弟為友 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毛詩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 又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藟矣兄弟求夫鵲鳩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又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察友稱其悌也 又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論語曰兄弟怡怡如也 列女傳曰任延壽之妻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後延壽與其友殺季宗後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乃今語我乎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何面目以生而戴大履地乎延壽慙自經 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彫門宗唯兄存而後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為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捨之 又曰齊宣王時有人闖死道者被一

創齊義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煞之弟曰非兄乃我煞之暮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煞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愛欲煞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宜王美其義皆赦之 漢書曰十式以田蓄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又分財與弟者數矣 又曰王商父薨問嗣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魏霸為長史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鹿不食魚肉其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皆慕其化 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為餽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又曰趙孝兄弟怡怡鄉黨歸德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孝詣賊曰禮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兄弟二人皆以孝行著與弟仲同被卧慈親相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吳書曰劉繇與羣弟居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 魏陳王曹植贈弟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

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脩阪造
雲日我馬玄以黃鳴臬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閒白黑讒巧合親踈欲
還絕無逕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
匿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丈夫志四海萬里猶北鄰何必同衾幃然後
展慇懃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晉陸機與弟雲詩曰有命自天崇替
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慙堂構仰惟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
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我履其房物存
人亡撫膺泣血灑淚彷徨 晉陸雲答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
友生凋俊墜雄華堂傾榱廣宅頽墉高門降衡循庭樹蓬 宋謝瞻答靈
運詩曰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饗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此景後鮮暉
云當一日長菱葉受榮條涸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曰微軀多辛
接萼嘉運紫幄承慈青襟稟訓傍玉流温依蘭染薰百氏既洽六義乃摛
辭河瀉潤高論忘疲翠幕晨宇朱花夜池窓斜八綺燈懸百支 梁昭明
太子示徐州弟詩曰宴君畫室靖眺銅池三墳既覽四始兼摛高宇既清

虛堂復靜義府載陳玄言斯違 梁劉孝綽與虞弟詩曰下邑非上郡徒
然想二馮余慙野王德爾勗聖鄉風望望餘塗盡悽悽良宴終朝蔬一不
共夜被何由同 梁劉孝勝冬日家園別陽羨始興詩曰四鳥怨離群三
荆悅同處如今腰艾綬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彌惜光陰遽黠吏木須
裁豪民亦難御願勗千金水思聞五湖譽 魏陳王曹植建安十六年
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之賦在肇秋
之嘉月將曜師而西旌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
無階以告辭念慈君之光惠庶沒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
之願我君之自愛爲皇朝而寶已水重深而魚悅林循茂而鳥喜 又釋
思賦曰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平白駒況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爲踈樂鴛鴦之
同池美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晉陸機述思賦曰
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弗臧駭中心於
同氣分戚兒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

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吳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
觀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 **文** 晉潘岳哭弟文曰視不見兮聽不聞
逝日遠兮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側兮常苦辛 **祭文** 宋陶潛祭
從弟文曰日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獨能見斯年甫過立奄與世辭
長歸蒿里邈無還期庭樹如故齊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旋 宋顏延
之祖祭弟文曰闔館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
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冢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
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痛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
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嫵沒望歸魂令龜
吉兆祖觀東旋靈轅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 **啓** 梁簡文帝
叙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啓曰方當逸足長衢克固蕃屏而峯摧壁毀一朝
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賦
文北塲旋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
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藁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兮

日 梁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啓曰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
三荆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礪宮陪宴釣臺
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劍匿光芒璧碎符采躬搖
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
仁齊茲舊愛 **書** 吳陸景與兄書曰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曾懷
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爲思結纏在心膂於是離
折路人悲之況處此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旣當勞
思嚴寒向隆經塗輾軻旣宜保德爲世作資厚自珍愛 又與兄書曰自
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錄兄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
無以自慰時輒温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迹如復暫會 又
荅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
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眠
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
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音雲秋江迥月翰飛紙落理豐

辭賦賞未興餘時希速憶睽離方遠川塗脩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字
可傳白雲終閒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梁元帝荅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
書曰南康兄器宇冲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号師
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異
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且分違易又嘉會難逢綢繆宮闈不過執綺之
歲離羣作鎮動迴星紀之曆志異雙鸞之集遽切四鳥之悲松茂栢悅夙
昔歡抃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交友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 毛詩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
者也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 又曰朋友鳴矣求其友聲 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
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
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退
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
其香則與之化矣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論語曰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朋友數斯疏矣 又曰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又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事具叙 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 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家語曰行循而名不彰
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
道故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孟
子曰舜見帝帝館于貳室迭爲賓主是天子友疋夫也 列子曰管夷吾
鮑叔牙二人相友 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
知吾有親也吾嘗爲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不利也
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
父母 孔叢子曰昔號叔閔夫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贊文

武及號叔死四人爲服朋友之服 劉歆新議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
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猶脣齒之相濟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
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 又曰交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
堅於金石貢公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 漢書曰翟公署門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事具職官賈覽曰勢利
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温不增華寒不改華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
益固 謝承後漢書曰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元伯卒巨卿夢見元伯死
當葬曰卿子未我忘當奔葬巨卿往赴之事具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
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康
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爲交者唯此二人耳 世記曰荀
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
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
人之命賊知其賢疾旋軍而還 **詩** 魏陳王曹植離友詩曰鄉人有夏侯

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爲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
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
綱滕予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壇車載奔兮馬繁驥涉浮濟兮汎輕
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 晉郭璞贈温嶠詩曰人亦有言
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
爾神余契我懷子情携手一豁安知塵冥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
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閒之離
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
詩 梁陸倕贈京邑僚衣詩曰余本水鄉士閑門江海隅時逢道世泰蹇
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追惟疇昔
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靜飛蓋相追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謹
追美景敷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賦** 梁丘遲思賢賦曰豈
顧問哉相然信死斯則結深念於撫翼鼓雄飛而但起知我於財利之間
何足多於鮑子目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理矣夫子長

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聊慙馭而追悅況至德之可師無
兼表以共弊有樂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洪
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墻易入而難窺關無鍵而有閑思若神
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沉潛於懷抱之間蕭散于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
雙關西慙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府而分深葉未
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茲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
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荅無窮而座謚贊晉夏
侯湛管仲像贊曰堂堂管生忘存與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苟辱遠害思
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又鮑叔像贊曰鮑子悄悄式昭德音 繆
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箴宋周稭執
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昵用
因僞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迴過門則親微
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
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高札遼遼莊惠解
帶一愚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身
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拓冬青

絕交

毛詩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
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又曰蕭育少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始
育公卿子顯博尚為杜陵亭長為育進舉遂至丞相與博有隙 世記曰
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後遂不終書魏應瑒報龐
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思音不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
懷雖萱草樹背臯蘇在側悵憤不逞祗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
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斷
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平紙慰藉輕於繒縞譏望
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為刺也值鷺羽於苑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

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
 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
 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
 慕之想其為人又縱逸來又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漫相成而為儕
 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
 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
 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
 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戈釣草
 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風搔蟲
 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
 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及四不堪也不喜
 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然自責
 然不可化終而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
 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賢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回
 煩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
 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
 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
 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益壽意甚信之遊山澤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
 必不可以為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
 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
 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論** 後漢朱穆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
 敦于業不忌于君犯祀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魏徐
 幹中論曰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郵賓客為務冠蓋闐門服膺盈道殷殷
 云云俾夜作晝星言夙駕送往迎來停傳常滿吏卒侍門炬火夜行闐寺
 不關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為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或身
 沒他邦而不歸父母懷筑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嗟乎王教之敗乃至

於此林宗之時所謂交遊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優遊之美是以各眩其名而忘天下之亂也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淪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竟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雖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亡族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莫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願感頽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遵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勿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所以量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塵遇如斷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續微粟撒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鬪鬪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遵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眎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肩磨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瞋目

東越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
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
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
之頂驪與麋鹿同羣嗷嗷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人部六 公平 品藻 質文

公平

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左傳曰賈季奔秋宣
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
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
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又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
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禮記曰昔衛獻
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執羈
勒而從如皆從則執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頒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韓子曰解
狐薦其讎以為相其讎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 又曰解狐與荆伯

柳爲怨趙簡王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說苑曰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虛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家語曰澹臺滅明爲人公正無私慎子曰夫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兔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則平又曰陳平爲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肉矣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又曰義縱少時與張次翁俱攻剽爲群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有兄弟欲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縱爲中郎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齒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士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草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一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之王廩給莫不稱平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今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

欲有所私 周生烈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
以平者心平也 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
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
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
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
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論** 魏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
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問閭之日談所
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篤正文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
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善
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爲清不以過難爲貴
相知者以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交識其心
不求於言且在私論猶行之有節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智者之處
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
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
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昔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
以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王可以萬世安是以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
之易行故季友鴆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
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
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
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況用之於他哉 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
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惜之可以無患而恨惜之不巧
豈不哀哉未有抱僞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
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務去棄而遠之言無
苟諱而行無苟德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
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曾懷於八
荒垂坦蕩以末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

品藻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治諫而煞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異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治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益亡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也 又曰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允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鈞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荅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曾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群臣悅服 袁宏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大止迫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

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為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太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遂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泰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干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三輔決錄曰弭生字待叔其父賊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人自在京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典略曰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

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荅曰文若可借百甲裘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兒趙健談肉也又曰趙飛遭三輔亂客於荊用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詎管朝士謂無直事及南見飛歎之曰所謂劔則干將莫耶太則倚桐梓漆人則頰冉仲弓也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鄠其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王天下晏然遇燕土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發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荅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郭子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

厭厭如在九泉下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摠角詣鍾士季須臾去

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

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事具職官部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

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

後之咎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

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王大將

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為豐

年王使稚恭為荒年穀 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

時人謂兼葭倚玉樹時自夏侯太初朗如日月入懷 晉徐藻妻陳氏

與妹劉氏書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

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事脩若斯者乎執誄反覆觸言

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於此

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

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氏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

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

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

以為喻耶可共詳之 **論**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為汝南士勝賴

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

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

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椽教太

守鄧晨嘗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

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椽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

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

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煞人當死洪自劾詣

閤乞代弟命便飲醜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仁如

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

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異潁川士雖慕

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肩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吾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頓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四戴燕王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啻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叔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 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

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是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 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耻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謙於下有聞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效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生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質文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又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瑯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禮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珪不琢大琖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而冪此以素爲貴也 又曰壹獻質三獻文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郎罷 又曰陸賈少有口辯高帝爲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夫曰曹叅代蕭何爲相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叅子密諫叅叅答之二百惠帝讓叅叅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叅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百姓誨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嗇夫味味利口捷急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

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也 **論** 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群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旣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竒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叅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竒才使變典法魏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

式於群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曄曄於廊廟衮冕旂旒烏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夫和氏之明璧輕穀之桂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不能荅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闡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家嗣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義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三

人部七 鑒識

鑒識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又曰
天道惡盈而福謙 尚書曰帝曰來禹降水敝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代天下莫
與汝爭功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
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
不畜珍禽竒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
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
慎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
十谷 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左傳曰晉旣勝楚范宣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干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禮記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又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沒民非君不治民犯上則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 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勸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 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實而佩也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管子曰齊恒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煞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又曰得師者王得疑者霸自爲謀莫已若者亡 又曰伯禽將歸於

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食以接天下之士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帶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愿怨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武侯曰善 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群臣王召臣臣改制鬻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漢書曰揚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

也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見令以書自矜乃因讎見令以善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罪徒補遣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陽爲簡易寬小過撻大綱而已 後漢傳毅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於穆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咨予小子穉陋靡逮懼我世烈於茲以墜於戲君子無怙自逸徂年如流歎茲暇目 魏陳王曹植矯志詩曰芝桂雖芳難以餌魚尸位素食難以成居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 又矯志詩曰抱壁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遭福無爲貴

道駕雞遠害不着卑棲靈此避難不趾汗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
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
雄螳螂見歎齊士輕戰越王軾珪國以死獻道達知驥世偽知賢覆之壽
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為禁門舌為發機門機之聞楛矢不
追 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楊上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
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竟其心為國蕃輔閭閻衍衍非
法不語可否相濟闢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
和其光遠瓊貴可懷 魏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清自蟻隙騰理早
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樵爛為上客思
願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雞跖雞跖食不已齊王為肥
澤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輔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復禮終
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慧暉光日新 晉潘安仁家風
詩曰縮髮縮髮髮亦鬢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
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構義方既訓家道頽頽豈敢荒寧一日

三省 晉嵇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直五常中和為至德嗜欲雖不同成
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為外物感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
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
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冲默茹之味醴泉何為昏酒色
賦 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
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
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群士
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為
階行德安而保身忘為害而目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頽冉
之遭命怪禍福之參老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
復戚乎何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
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郟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
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贊** 晉戴逵申三復
贊曰嗜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

其慎垂則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
 政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為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
 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庚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
 魯鳴王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
 驕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眾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先當熟思思之
 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
 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
 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言人微而以
 自輕水清照淨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荷歎哲人勿謂斯難訓
 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
 傳宜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然豈在大纖介是
 興誡漢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
 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
 危好名者得幸有群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墮自盡者無多聖人

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玄戒
 子曰宿業襄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
 以老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
 春秋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為君子之道鑽
 研勿替敬順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田不深念耶
 後漢高義方清誡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祿全其壽年
 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
 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懲其痛抗
 志凌雲煙滌蕩穢累飄颻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剪思
 慮奉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魏
 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
 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良帝長跪稱父誡以辭之敬仲辭君而
 況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為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

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魏王昶
家誠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
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
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
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
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 陰之累積而好奢則離驕上之
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魏荀爽女誠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
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
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
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
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
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
也 魏程曉女曲篇曰丈夫百行以功誦過婦人四教以備爲成婦德聞
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 則織紵荒矣是以禮有功官家

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
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羅凡質在邦必危在
家必亡 晉嵇康家誠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
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耻躬不逮期於必
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
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
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
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勤終年之
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
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
守志盛者也 吳姚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自甘
之以爲已度嶮易不虧終始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
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
暫自新獨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

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偽從實遺已察人
可以通矣舍已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正
天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吳陸景誠
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窟忽而
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
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
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
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惟患構禍
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
昆嗣 蜀諸葛亮誠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
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
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
悲歎窮慮將復何及 晉李京起君誠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

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口也中人而有斯行則
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未俗謂守慎爲拘吝退慎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
以爲達異乎吾所聞也 **誥** 宋顏延之庭誥曰若純肌服溫厚而知穿弊之
苦周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曠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夫比髮膚於草
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誠其佞罰濫則無以爲罰惠
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鉄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是
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火含煙而煙姑火桂懷蠹而蠹殘桂
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
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汗其身耳故曰丹可滅
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勸**
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
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緇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

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
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
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 仲尼是遵審慎汝口
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 無謂幽冥處獨若群
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書** 漢劉
向誠子書曰汝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振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
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故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 又曰賀者在門弔者
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
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
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
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後漢張奐誠兄子書曰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
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
持閒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
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

白以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 爲貴遽伯玉年五十
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書反云張甲謗我李之
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後漢司馬徽誠子書曰聞汝克役室如懸磬
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後漢馬援誠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
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
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誠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
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也効伯高不得猶爲
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
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
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
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

有尚賢之風駟幸得克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奉奉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 魏王脩誠子書曰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違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木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煞身其餘無惜也 晉羊祜誠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慕乃父教各諷誦之 晉殷襄房

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為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頰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况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父之憂為范武子所嘆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 宋陶潛誠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中比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犧皇上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恚情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 梁簡文帝誠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梁孝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斷

玉爲器論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拆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燭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 梁徐勉與大息山松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滕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闈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縉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勗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梁范縝與王傑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旣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存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論魏**

王粲安身論曰善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厚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與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察善惡以段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其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汗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十四
賦諫

故曰

有名人之

獲二毛今

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受梗

楊人賄閻沒汝寬欲諫待於庭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唯食忘憂今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饋之始至怨其不足

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楊人 國語曰晉平公射鷄使

豎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以

為大甲所以封于晉今君嗣唐叔射鷄不得是楊吾君之耻速殺之無令
遠聞君怛恹乃赦之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

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城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眾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衆身不妄誅今舍之公曰善今出斬竹之囚舍之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 乃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 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怨吾君諸侯 國汝當死罪三景公喟然曰舍之驛誤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 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諱與籛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也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實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群臣大悅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蕩蕩冠來不可上易為漆耳難為蔭室二世笑而止 又曰

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時楚莊王欲以優孟為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為楚相孫叔敖盡忠以治楚楚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又曰東武侯毋當養漢武帝號太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嘗辭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徒乳母 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東方朔傳曰人有煞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煞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煞人一當死也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為重鹿賤人二當死也

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嘿然遂赦之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煞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開阪群臣皆偏楊推車而唐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版群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為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為戮也君雖聞為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為侮其臣者乎對曰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夫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為鬪則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又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

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代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曰以是知君之怒而逐翟黃翟黃趨而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為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以臣為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駒者乎 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榆上有蟬高居悲鳴不知蟬在後蟬娘委身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蟬娘而不知彈丸在其下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王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王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王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王大笑而原欲釀者 世記曰栢玄好

獵麋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相道恭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玄問用此何
為答云獵好縛人士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小差詩漢韋孟諷
諫詩序曰孟爲元王傅又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
曰肅肅我祖國自家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
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被聽譖寔絕我
邦悠悠嬖秦上天不寧乃睠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
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
緒咨命不水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維祖考邦事是
廢逸遊是奴人馬悠悠是放是駟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
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
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爲飲無爲待來茲室
廣致疑陰臺高來積陽秦何季世人侈靡及宮牆飾巧無窮極士木被朱
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詩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
易位四時易鄉列星墮墜旦暮晦冥幽暗照日月下藏公正無私見謂

縱橫志愛公私重樓䟽堂道德純備說口將將仁人誦約教暴擅強天下
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爲螻蛄梟爲鳳皇比干見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
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
晦盲也琬玉璫琳不知佩也雜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姬子奢莫之謀也媼
母力父莫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
惟其同 楚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
身體容冶內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䟽之玉休還王謂玉
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
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爲臣
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美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爲臣歌曰歲將暮兮
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爲臣歌
曰怵惕心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
泉 又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鈞於玄泉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
子曰夫玄泉天下之善鈞者也以三尋之竿入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

數仞之中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釣又焉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蠓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利人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其釣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矣群生侵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墮鈎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颺以墮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墮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

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平功在身外任出乎表者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睨眄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匱之費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嘗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暉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瓌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眷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譬日罔中而弗吳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邦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去之能集擠爲山以自墮歎禍至於何及

論 魏陳王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煞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煞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

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晉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鴟鴞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予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荅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唱不善也得螻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 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郕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講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郕鼎在廟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代虢宮之竒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事具武彛 戰伐篇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既歸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然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逸禮曰衛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

言聞于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遽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令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明日早朝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然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為鍾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為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畋即日歸 呂氏春秋傳曰越飢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讎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飢請食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老為禽 又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

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 又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祭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幃帳重室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張良諫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以助桀為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

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壹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漢書曰鄧都景帝時爲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日一姬死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又曰薛廣德敢直言諫爭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開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大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

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莊王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朱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煞關龍逢而湯得之紂煞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曰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又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諫莊王立鍾鼓之閒王左伏楊姬右擁成姬曰吾鍾鼓不暇何諫之聽縱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右抽佩刀列鍾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又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博
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以碁子
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
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
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
杜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漢武
帝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
盡其用輒已煞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為治乎 東觀
漢記曰張堪為光祿大夫數諫堪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
復諫矣傳具職部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
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
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汝南先賢傳曰建
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
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嘆曰恨不

用郭憲之言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
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
送獄 魏志曰辛毗能直諫文帝踐祚為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
南時旱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
曰陛下欲徙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
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
卿持我何太急耶 吳志曰孫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
地佯醉不待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
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煞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
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魏陳
王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
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以臣觀之誠
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
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

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濊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楊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叅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今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泰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王陵上讜言表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啓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燭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歷軋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謬績宣王丈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龜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商貨浮侈田萊蕪替械櫟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聞

興規袞廢能補如此則壤詠無遠轅樂可追 **書** 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苞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廐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飭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誇海內也 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成集聖王砥節脩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

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于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歷
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
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服叢臺
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沉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
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
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誦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
以警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矣 漢枚乘上
書諫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
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夫以一縷之任
係干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足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
陰而止影滅而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著寸寸而度
之至丈必過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
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楚有子
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昔白起爲秦
將南伐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墮涕 漢
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
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
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
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序** 梁元帝忠臣傳諫爭篇序
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
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洪茫

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頹欽若之信
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王
負宸事無暨外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
未嘗知懼况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斲用之以逋逃亦
有傾天滅地汗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
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
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胃見款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
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
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鳩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
白旗之戮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
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恠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
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
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玉聖王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先生對曰
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
邪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
禮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
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
矣漢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
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
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為福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五

人部九 說 嘲戲

說

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侯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
 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
 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闢秦焉取之闢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秦伯悅 又曰晉郟缺言於趙宣子曰晉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
 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
 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虐始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
 運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于新臺

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強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
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
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
卒數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霸
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齊王因燕喪攻取
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迎而吊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
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婿
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曰然則
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
必德王燕無故得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身厚交也齊王大悅
乃歸燕城 又曰秦王謂趙使者諒狼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
煞此兩人則可若不能煞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狼曰趙豹平原君
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

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兼於口木嘗不分輿馬衣裘無非大王之服今受大
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華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
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弊邑有寶璧二
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
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
乃不伐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伐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鷓
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
必見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
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正 又曰昭陽爲楚伐
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
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錫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
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盡蚶先成者飲酒一人蚶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盡
蚶曰吾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蚶成奪其卮曰蚶故無足子安能爲之
足遂飲其酒盡蚶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

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
得且偃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
得見乃梧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
知所之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
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
事人衛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
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
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為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
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棄前功
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
語曰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 又曰秦王
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為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
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曰李斯說秦
王曰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掃除足以
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
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
虜魏王禽夏說新味血鬪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鬪
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
前不得闔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
麾不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
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勦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
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煞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煞義帝之罪
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漢之粟萬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
名煞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
可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柱太行之版距飛
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

亡可立而待乃聽酈生 又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然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事具前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降羽悉令男子年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壁問曰何知臣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王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然之此兩入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王右提左挈而責直義然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迺

歸趙王 東觀漢記曰隗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見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開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 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菓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楊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群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弊非有

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王安民者也明公雖建番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攬延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伍瓌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為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傳異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遣之楚而衝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玉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 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竿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於漢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峩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為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其鈞篡也傅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嘗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然而管仲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使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為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去三北之耻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煞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公其圖之 漢司馬相如諭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雲濡洋溢平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攬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結軌還轅東嚮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
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
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
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
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倫靡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而
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
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
沫若微牂牁鑿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
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榻不亦康乎方將增太山之封鳴和鸞揚
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鶴鵬已翔乎寥廓之宇
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
聞也 後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
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勝母尚能致命一食豈有身帶
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

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闕影何施眉目惜乎棄休令
之嘉謗名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笑死爲愚
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
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
也 後漢馮衍說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業之効推九虎之軍
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
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因以去亡新就聖漢故易以樹恩布
德易於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至乎逆倫絕理殺人
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殄盡其財產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
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
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二人也且大將軍之事
豈得在於珪璧束脩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
中興之主齊相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邵虎夷吾由甫安其疆宇況乎萬
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行聞之兵火

即方屈民愁即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直定之際復擾兵革雲朔百姓震
駭柰何自怠不為深憂乎 魏阮瑀為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
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
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
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延田橫世祖
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
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
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
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者則
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曰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岷遂依丘陵
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
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

帝室文武相相獨見之鑒與眾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
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奮其膽氣小戰
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
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
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
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
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
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
待時後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晉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
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沔
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士
聚徒百萬而莫為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
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
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虽剋而終殄滅

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橫
逆宇內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十乘
釁肆毒寇虐人神煞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
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况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
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雖朝疑而夕消暫見而
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晉栢玄與劉牢之書曰今
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
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
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就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爲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顛書曰夫夷險相因興革逮數或殷憂而
啓聖明此既音於闔見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
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敏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王當誓衆
奮戈剪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
齒先封乃當射鈞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史李志書曰卿門

世大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豈可
膺及久淪胡壤今皇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電飛雲蒸雨合所推所剋是
卿之具聞也且僞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茲北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
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闇投昔
人爲誠隣蕃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歸簡 梁邵陵三蕭綸與元
帝書曰先朝聖德治天下九親維韉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弘
識遠鑒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療
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爲蕃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
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鬪况弟與湘雍方頡叶力惟親
惟急萬倍於斯同怨同耻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卧積薪
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 梁丘遲
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展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
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慄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

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俾豈不捨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嘲戲

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局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華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

有遺謬堯舜于鍾孔子百觚子路流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燕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比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邵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莊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子慶忌為期門上乃大笑 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先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魏略曰丁謚父斐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時饒

愛之太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後太祖調斐曰文
侯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
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
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 魏略曰太祖請會啁王朗曰飲不能効
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也朗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
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蜀志曰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涿縣特多毛
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
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
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云此也 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
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
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志曰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啁闕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
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
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

而奉無對 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為郎中嘗為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議
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
不畏龍鱗後侍宴權乃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
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至死當出閣感惟
威靈不能不顧耳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禎郭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
以為像因書調禎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
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禎答曰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象女
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待臣之憤此四寶者伏朽石之
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賤
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
禎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識見蜀
使費禕逆勅群臣使至伏食勿起至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調之曰鳳
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
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郗詵詵自以

爲何如說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說詔曰吾與戲耳 晉中興書曰刁彞於相溫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文士傳曰棗據朝沙門干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爲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足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 顧愷之家傳曰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使君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 語林曰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菘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菘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索葶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並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 又曰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棄之玄度爲之作賓主相對真長歎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穎之士

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也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又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 又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答曰臣位木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殺耶庾曰方樂今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搪突西施耶 又曰諸葛瑾爲豫州別駕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 又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又曰相南郡出射有劉參軍與周參軍同用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卿 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

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荅郝參軍荅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公殊有愧色 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月明淨歎以爲佳謝景重荅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耶 又曰荀鳴鶴陸士龍二人俱會張茂先坐共語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旣開清雲靚白雉何不張爾弓設爾矢荀荅曰本謂是雲龍駮駮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年時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孀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孀母何言耶 又曰劉義基封管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管道無烈心其意若何文義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晉李充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予旣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在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書興永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示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客難 漢東方朔荅客難

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主之義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得土者強失土者亡故談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雖欲盡飾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又漢楊雄解嘲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析人之圭僭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王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

周網解結群鹿爭佚士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管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繩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疋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間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日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靜爰清遊神之廷惟寂惟莫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謠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填篋雖其人瞻智我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 後漢班固賓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世棲棲遑遑孔席不煨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

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且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毀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寔音與之榮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當北之時榻朽磨鈍鈇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爲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而傲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遵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魯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

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涓濱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
然之冊展無窮之勲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弦離婁眇目於毫末逢蒙絕
技於弧矢班輸擢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邇自娛於斯文
後漢崔駰達旨曰往者楊雄設言客有難玄之尚白應以戰國之士若范
蔡鄒衍垂鸞相傾誑曜諸侯以干濁世之寵或人亦有觀我之澹泊故比
方昔問以難余余略依前訓以報焉或說已曰今子韞韞六經服膺道術
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
已退不瀆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蓋樹喬靡休獨木不林隨時之
宜道貴從凡谷曰有是乎苟欲免吾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
堯含威而臯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
及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今聖上之育斯民
也櫟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
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樓處叫呼銜鬻懸旌皇表非隨和之寶也
曠智曜世固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後漢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

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騰以納說或桎梏
而不辭或擊角以自銜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勲績克章撥亂夷
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厲節縹霄抗
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
容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谷曰子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
麟隱於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皇翔於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
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干祿不揆時而
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
彌世故曰愛餌銜鈎梅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啓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
無求沉緝濬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
厥猷 後漢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今夫子生清穆之
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韞韞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
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子所謂觀
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跌蹉之敗者已於是智者騁

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說電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
合從者駢組流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
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容漸亦牙貪夫殉財
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暝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
慕麒麟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輿願榮未副從而顛踣
大河盈溢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疋夫以清宇宙庸
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露知
暑 魏陳琳應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
主君鍾陰陽之美揔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
旣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剥落
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群姦使已蒙尊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勲捐功棄
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
而有闕於後人哉王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
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

不得已也而况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
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
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蕭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
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
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
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淳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
揆宜以處事孝靈旣喪姦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王君乃芟凶族夷
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旣乃卓爲封虵幽鴻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
討遠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資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
義也今主君以寬弘爲守仁惠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籥
之聲則恐已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推民之
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
諫路貴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僉恐不聞用能
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藝文三

文類聚卷第二十五



